



合 說
參 約

四書正解

卷
五
萬草二

460
24

四書正解

卷五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四

童嘉駒幼千

丹陽吳荃赫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周陟嘯輯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章全旨

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三四節極言其怨慕之誠，末則指其心而贊其為大孝也。○怨慕二字不乎，怨即慕之迫切，處括盡怨慕太喜只在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二句說怨猶有怨親可疑，蓋憂則別無可說，故拈憂字替怨字極醒。任天下可悅可樂之事皆不足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則其怨慕之專切，即不與常人遙遷之情，所以終身慕而為大孝前兼言怨慕後只言慕者，蓋既得乎親則無所怨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門口 12
460
24

東坡學堂

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泣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之舜夫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參淺說萬章問曰嘗聞舜耕歷山時以事親也每往于田便號泣而呼旻夫不識舜于父母之間有何故而號泣也孟子曰人情有所抑鬱未遂則怨有所懷念不舍則慕舜當日不得乎親怨慕之切是以呼天號泣以明其不得已之心也析講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歉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看來不得乎親則怨不得而求得則慕故先言怨勿如常解慕而不得則怨倒置說怨慕也且勿露出怨已妨下萬章之問○
蒙引新安謂惟順于父母以上言怨也人少節言慕也此說恐未盡然謂人少一條是言慕而無怨意固是在惟順于父母以上如何只是怨而無慕蓋怨只是怨已人不得乎親則自不容不慕親矣若五十而慕則不必言此則猶有怨在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夫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忍苦八反其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字公明高曾子弟字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愁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合參萬章不悟孟子怨慕之言謂是怨親曰聞之為子者父母愛之則喜得親而不忘父母惡之雖至于勞而不怨然則舜之號泣猶于親有怨乎曰非也昔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為躬耕以養親也則吾既得聞命于夫于矣號泣而

呼是夫又呼父母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舜之號泣是聖人至孝苦心所在非爾所能知也吾推夫公明高之意以孝子之心每欲得乎親既不得乎親必不是忍然不介懷其心以為我竭九耕田亦惟供為子職而已矣自耕田之外所當供者何窮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猶未盡而有罪以致之也但不知於我子職未盡處是為何罪以致此哉求其故而不得所以呼天而號泣也公明高之意如此然則所云怨慕之意是不勝責怨于已而思慕乎親也豈怨親之謂乎

析講此節發明怨慕二字之意父母四句重不怨邊勞是受筆捷之苦然則舜怨乎與則吾不知也一問俱疑怨親非爾所知只重舜心難測上○夫公明高以下是孟子推他不長息蒼之意慈與怨字對說個不若是慈正是慕之不容自已處○夫公明高至于我何哉作一氣讀我竭力耕田四句極力形容大舜怨慕心事于我何哉有潛思默付于迴萬轉意亦是慕處此正說不得不怨之意已盡下文又挑剔言之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

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

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參序舜之怨慕豈特躬耕歷山之時為然賞四岳咸薦之視帝堯使其子九男事之于外二女妻之于內凡百官有司之使令牛羊倉廩之供奉莫不備具以事舜于畎畝之中于是天下之士翕然向慕多歸附而就之者帝知其德之可以覆帝位也且將與之相視天下而遂遷以與之焉可謂極其遷之隆矣常情于此宜何如其樂者而舜只為不順于父母其心就如窮人之無所依歸而不勝怨慕迫切之甚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承上節意推進一步言舜雖處可樂之地無時不怨慕不但號泣于往田之際也帝使至之中供養之多也下好色段應此天下之士多就人心之附也下士悅

臣應此帝將句得君之隆也下富貴臣應此如窮人無所歸
此句最形容得舜迫切之情下憂字正真此○事舜獻誠之
中非事于歷山耕田處也舜自徵庸已在此位為其自獻誠來
故云遷者盡傳而付之也與晉字是兩層意順者喻親于道
而親心未始有違也如窮人句須與上三項相反言如窮人
無妻子之可養無人心之可依無富貴之可樂而身不自安
心不自遂也○趙氏惠曰九男獨丹朱以胤嗣聞其餘八庶
無事故不見于堯典○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是丹朱不在
所使之中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
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
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
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
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泰序如窮人無歸舜心之憂死矣其如何以解之哉天下之
士悅之，人情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情之所
欲，帝妻之，二女，而不足解憂，人情之所欲，舜之富有
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情之所欲，舜之貴為天子，而不足
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舜之憂原，少為
是而為不順于父母也，則亦惟順于父母，論親于道而得其
懽心，然後可以解其窮人之
憂耳舜之怨慕之專何如矣
析講上文是說舜之事是此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
之意言舜之心是有如此者耳此二節內已見得舜終身慕
父母了末節不過因此而贊其為
大孝耳悅字即就字惟悅故就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平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參直解舜之怨慕如此豈可求之人情之內哉常人少之時天性之良依依孺慕則惟知有父母及知好色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少艾及有妻子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妻子一至于仕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君倘不得于君則躁急熱中不能自抑此所以鮮能盡孝也惟大孝之人終身不失赤子之心愛慕父母一如孩提之日舉凡少艾妻子得君皆不足以移之也蓋此者其誰能之乎彼年至五十諸境備歷而猶慕父母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此所為慕以終身而為大孝也歟析講此節只重大孝終身句上五句只是借常情以形之不

得于君一句正形容慕君之心○蒙引上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樂而以不順乎親為憂此則贊其異于衆人如此也○人少則慕父母是良心五十而慕是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仕則慕君此不過功名富貴之流若移孝為忠又當別論○上說怨慕此只說慕字慕心即怨心也此節重大孝終身一句言五十已該終身蓋舜登庸時凡少艾妻子富貴已歷盡了此時猶慕則後來更有何物動他故謂之大孝○合舜之始終觀之方親之孝順則勞而不怨其慕也舉天下無以加及親之已順則喜而不忘其慕也有天下而不與此舜所以為終身慕親之大孝而于舜號泣乃怨已慕親而非怨其親也不愈明乎如此收繳方有合答問本意

萬章章全旨

通章總是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意前二節以傲象為主因章以偽舜故以權字破之後變也而處之以權則偷全矣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則恩全矣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為聖人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

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

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對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

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蔡序萬章問曰齊風之詩云娶妻當如之何乃為盡道必通姓名以告父母而後敢娶信如此詩之言也則盡道宜莫如

舜今舜反不告父母而娶帝堯之二女何也孟子曰告而娶禮之常也而舜遇父母之變如告而父母或不悅其娶則舜必不忍逆親心而不得娶矣夫男女居室宗嗣所關人之大倫也如告而不得娶則徒廢人之大倫以取怨于父母耳是以寧不告也不告而娶既免于廢倫又

不見對于父母此舜之行權以善全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

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命參章又問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以女妻舜而不告舜告其父母何也曰帝亦知舜之父母不可告若

告焉而不樂其妻則舜必不忍違親之命而帝亦難強妻之也故但以君治之可妻則妻而不問舜之告與不告之知與不知也堯之曲為舜地者非

舜之孝有以深信于堯也與

析講賤之令不行于君而可行于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不告而妻仍從舜之不忍違親上起見正堯善為舜地全人骨肉之間非但慮賤之逆命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張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借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不得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明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一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坐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耳。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廩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難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象序章又問曰：嘗聞舜之父母，偏愛少子，常欲殺舜，聽象之謨，使舜完治倉廩，舜既上廩，因捐去其階梯，瞽瞍遂縱火焚之。時則舜已先下而未得死，又使舜浚井，舜已別出，未之知，乃從而下土以揜之。象以為舜死于井矣，乃自誇于父母曰：設此謨以揜蓋都君者，皆我之功。凡都君所有，父母賞與我共之。如牛羊則歸父母，倉廩則歸父母，如干戈則歸朕。琴與張則歸朕，二嫂使治朕棲，象于是往入舜宮以分取之。但見舜先至宮在牀鼓琴，象卒出，于意外乃飾詞曰：我因

思君鬱陶之其是以來見爾然觀其色則世况有愧焉而舜
乃喜而謂之曰惟茲臣庶汝其于子治之舜之言如此賞其
時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曰舜豈有不知者哉但
兄弟之情出于天性聖人愛弟之心又倍于常人見象之憂
則已亦憂見象之喜則已亦喜休戚相通有非形骸之所能
隔者是以象喜為思君之言而舜亦喜

為臣庶予治之語也又奚訖其他哉
析講世儒疑堯在位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
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按虞書師錫一節
則舜尚二女時暇已允若而象已化其傲矣微獨焚廩浚井
之事無之即不告而娶亦後人臆度之詞也○大全饒氏曰
前章重在為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兩句此章重在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兩句○臣庶于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
使為看視爾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王觀濤曰象憂二句
不但見愛弟之情亦見聖人化境全不着處譬之手足膝肘
心不寧手足康豫心便自得雖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
○此節歸重弟上父母使舜皆象之謀也觀謨蓋句可見舜
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臣庶之治是舜
之喜象象憂亦憂句伴說重在下句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
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及命曰始
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
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
音教育第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罔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穢穢矣攸
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
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

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為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理之常也
參序章又問曰既知象將殺已而猶喜焉然則舜其偽喜者與曰謂喜為偽者非也昔者有人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私烹之飾詞反命曰始舍之水魚之困尚未舒圍卑焉少頃則洋洋焉稍縱矣遂悠然入水而逝校人之善于形容若此是魚不生于水而生于校人之口矣子產喜而嘆曰魚得其所哉魚得其所哉校人出乃譏之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魚而食之矣尚信乎言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明于料事者當不如是矣即此一事觀之故凡君子難有先見之明可欺之以理之所無雖無逆許之情難匿之以理之所無彼象無愛兄之心而弟原有愛兄之道其飾以鬱陶之言而以愛兄之道來見是欺之以其方猶校人之欺子產也故舜誠心信而喜之猶子產之信校人也何偽焉
析講此節以子產例舜明其喜出於誠也故君子汎說可欺二句足上起下洋洋焉即接悠然而逝時講每添久之則攸然云本文無此一層註亦明白○大全許氏曰魚入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思兄有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皆信之舜之

愛弟自天性況且又以愛兄之道感之乎是以欺者自欺舜不億其為欺也○引子產一段只取可欺以其方句

萬章章全旨

通章重愛弟之仁上封之者同是親愛其弟之仁而使弟代殺亦是所以全其親愛無已之仁外註雖有仁至義盡之說不可重重在上封之也二句乃一章眼目而大意只兩言以蔽之曰仁人之于弟也親愛之而已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而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親之而武者誤以為放焉
參直解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弟之大變也舜既立為天子之時當據法治罪以正人倫則但放置之何也孟子曰舜當日寔封之也或者不知乃因其道而以爲放焉耳夫放之且不忍為况誅之乎
析講立為天子刑賞在手正當誅不弟者以順天下乃天子

之事不是說復仇蓋萬章疑放之罪
輕曰是白日如此也放是安置之意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各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各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

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其怒宿怨謂蓄其怨
參序萬章曰舜為天子流象恭有天子足以感世之共工于幽州北裔放比周為黨之驩兜于崇山南裔殺其固不服三苗之君于三危西裔殛左命圯族續用不成之鯀于羽山東裔治此四凶之罪而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其所誅者皆不仁也今象至不仁不滅四凶何以誅四凶者誅之亦奚不可顧所封之有庠有庫之人象何罪焉而遭象之虐仁人之用心固如是乎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以除民害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以貽民善乎曰弟與他人原不同仁人之于弟也雖可怒而不怒無怨之可藏于弟也雖可怨而不怨無怨之可宿于弟也豈惟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則必欲其貴使勢分不隔有以遂其親之心也愛之則必欲其富使惠流通有以遂其愛之心也今象封之于有庠正富之貴之也苟身為天子富貴極矣而弟為匹夫貧賤可謂親愛之乎此以知仁人之用心也愛可以待他人者例論也

析講流道之遠去如水之流而不返也共工少皞氏之不才
子毀信委忠辭言庸違天下之惡奇放謂拘之于此不得
他適也驩兜帝攝氏之不才子與共工二人比周好行凶德
天下謂之渾敦三苗國各言三苗之君也書曰竄三苗而此
且殺者蓋三苗寔死于竄所故云三苗負固不服恃險為亂
故殺之鯀大禹父顛項氏之不才子天下謂之構枕鯀左命
圯族治水無功故逐之殛誅鯀言既死也共驩不仁于其
身三苗不仁于其國鯀不仁于天下故總曰誅不仁象之不
仁以心之忍言就欲殺舜上見仁人仁字指一體之愛言仁
人視天下如一身也如是乎是字指下二句仁人固如是乎
三句作一氣讀要歸重在弟則封句不藏二句蒙引云仁人
只是無怨無怒非謂有怨怒而不藏宿也然謂之不藏宿者
由篇章立為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生出不藏不宿四
字來蓋後曰為天子不追念前日殺已事以乎不藏宿了○
欲其富貴二欲字正仁人親愛之心篤繫處必藉富貴以行
其親愛者從身為天子看來○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
與有庫之人奚罪相對○大全饒氏曰仁人之于弟也六句
及說仁人待弟之厚封之有庫五句方就舜說末下句反言
以決之也親愛只是仁講此一限全要發得仁字透○顧麟
士曰萬章問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猶云在他人之不
仁則誅之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也意亦頗重流毒有庫意但
孟子於此方言兄弟至情不容不封自不置為不暴有庫作
辨必俟下再問而後解之也然解下
暴有庫處仍是說舜親愛其弟處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
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
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
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
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

政接於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此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參達說章又問曰封與放本異也舜之于象既定封之矣而或者顧以為放何謂也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庫所以富之貴之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象亦豈得暴虐彼有庫之民哉故謂有庫之民奚罪焉其疑可釋矣雖然舜之使吏治其國固是使象不得暴其民而其意猶有在也蓋舜愛弟之心無已欲常常而見之故使吏治其國使象無政事之拘得以源源而來也向使煩其弟以政事則彼不得源源而來而吾亦不得常常而見矣故古書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蓋天子當諸侯朝貢之日則以政事接見諸侯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是無時而不見無事而亦見也此正源源而來之謂

也何其親愛之無已耶此可見聖人仁之至矣○折講不得有為謂生殺予奪之權不得自己施為也使吏代治意頗重固是使之不得暴民尤以此使之不為政事所羈得以常常相見故兩段俱說使吏何說不得暴民全民正所以全家假令象得有為必且肆虐于國而為四凶之續矣不及貢二句是古語不字貫兩句猶云不及貢期而見不以政事而見也引此以証源源二句○象以國而不授象以權象象以稅而不任象以事處置得宜全在于此○豈得暴彼民哉只開豁他有庫之人奚罪焉句雖然一轉言舜之使吏代治其心不止于為民又有這个意思在仍說到親愛上去○存疑不及貢以政接相連讀凡諸侯朝于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于方岳則有止時○同律并多事○大全南軒張氏曰或曰周公之于魯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社稷孽在生民周公為國為亂也氣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與周公之在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

咸丘章全直

此章首節辨無臣君之理中二節辨無臣父之理上節是處事而斷其理下節是原心而斷其理○咸丘章之言能化其親以敬受不得而子之說總之辨舜之不

臣堯只重在堯老舜攝一旬見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那有南面臣堯之事辨舜不臣父只重在為天子父四旬高辨方以得為天子而尊養其親那有臣父之理末節意不甚重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一篇或合為一曰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也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參存疑咸丘蒙惑于誣聖之說乃問曰古語有云盛德之士德雖過于君亦當尊其君不得以君而為臣德雖過于父亦當尊其父不得以父而為子夫何舜向南面而立堯北面而率天下諸侯北面向之是臣其君矣瞽瞍本父也亦北面而朝之是臣其父矣舜見瞽瞍其容有蹙然不自安者孔子有感而嘆曰于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已亂天下殆哉岌岌乎

蒙所聞如此不知此語誠知是乎哉孟子曰否無是理也此非君子之言乃齊東野人且不睹禮義耳不聞訓典者不語也蓋當時堯老倦勤而舜特攝行天子之事也堯在時舜未嘗爲天子也我所謂堯老舜攝者何以証之堯典有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天下百姓哀慕迫切如喪考妣三年之間四海皆遏密八音不作樂焉可見四海以堯爲天子也孔子平曰有言曰天無二日並張之理民無二王並立而治之理據孔子之言而斷堯典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即天子位也若堯未崩之先舜既爲天子矣堯崩而舜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服三年喪則當時堯一天子舜又一天子是一時而二天子矣于民無二王之義何在乎然則堯在時舜未嘗即位也明矣既未即位又何由有臣堯之理乎既無臣堯之理則其無臣父之理亦可見矣析講盛德之士三句古語本意是言君父不善不得及于盛德之臣子如末節孟子之意時人錯解引來爲責舜張本耳不得而臣子言君父安可當做臣子見德不勝分也此非二句兼臣君臣父言堯老舜攝如代之主祭代之主事之類○堯老舜攝此孟子以已意斷其無臣父之事是辨論之主引堯典及孔子之言以證明此句又以見其無臣父之理○趙注曰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孫疏竟氣往爲徂體竟隕爲落禮記生日父母死曰考妣○存疑放勳徂落云云分明堯是个天子了若舜既爲天子堯死而又率天下諸侯爲堯服三年喪豈不是兩個天子蓋堯坐定是一个了舜又是一個也豈有是理○三年一字連下四海句讀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管輅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

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
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
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平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
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
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也雲漢大雅篇名也
不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
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
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
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參大全丘蒙猶未喻故又問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
矣詩云普夫之丁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而居者莫非王之臣
而舜既為天子矣則率土皆舜臣矣替賤雖父既在王土要
亦王臣也敢問替賤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天
可臣其父之謂也乃行役大夫勞于王事不得歸養其父母
而作也詩之意若曰今此莫非王之事凡為王臣皆當服勞
何獨以我為賢而勞之也是莫非王臣乃詩人之辭而賢勞
失養則詩人之志詞所以宣志而志為要矣故凡解說詩者
不可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詞以詞之意非文之所能盡
也不可以一句之詞而害作詩之志以志之蘊非詞之所能
盡也惟是虛心平氣以我之意迎取作者之志優游玩味徐
觀其立言本旨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
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不逆其志而但泥其詞而已則如雲漢
之詩曰周家所餘之黎民至此無復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
民真無遺類也惟以意逆之則知雲漢為憂旱之故而其
詞也奈何泥其非王土之詞而疑天子可臣其父乎
析講此節蒙引詩以佛臣父之辨孟子言詩詞不可泥以明
舜無臣父之理也引詩真疑莫非王臣句賢勞賢字以能任
事言說詩四句重在不可害志上文一字也辭一句也志是
作詩者之本旨以辭以字當泥字看如以辭至末一氣趕下
見辭之不可泥如此普夫四句辭也賢勞失養志也周餘二
句辭也憂旱志也不逆憂旱之志遂謂周民無遺種不逆憂

親之志便謂天子可臣父此是如何說詩○是詩二句言其
引詩之非勞于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四句示以
說詩之法如以二句析其說詩之病○逆亦有以千古而下
逆推千古而上因世論事之意○意是我之意志是詩人之
志然此意非意想之意逆亦非億逆
之逆乃是以致之真精神默逆之耳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
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一

言替曉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
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
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參淺說且子亦知夫舜之為天子正所以成其至孝者乎夫
孝子之于親也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有至焉有未至焉
彼身處貧賤之地雖能竭力以事其親亦可謂孝子未可謂

孝之至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其親焉彼身為諸侯大夫
顯其親為諸侯大夫之父而養之以一國一家之祿亦可謂

尊親未可為尊親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焉觀
夫舜受堯禪貴為天子尊其父為天子之父非諸侯大夫所

可及也尊之至也養其父以天下之祿非有國有家所可擬
也養之至也此舜之所以為至孝而可以為法于天下也詩曰

人能求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之法則其即舜尊親
養親之至之謂也子以舜為天子可臣其

父吾以舜為天子正所以尊養其父耳

析講大全輔氏曰七既言讀詩之法以破成丘崇之惑此又
言尊親養親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已之理夫舜既為天子

則替曉寔為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為尊親養
親之至矣故引下武詩以嘆之以見如舜者然後可謂能

長言孝思而為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
乎○孝子之至四句之說雖為天子父四句着替曉說重看

至是無復加之謂○養之至○所以尊之也○孝子是細養
字是目但意一連看見得真親養親之至乃為孝之至尊養

內有思字意在思寔心也孝子之心未有不欲尊養其親者

然必至尊無二上以天下養不能極其尊養之實而遂其尊
養之心尊養之至則普夫舉土為天子之臣者皆為天子之
父之臣矣為天子父正應賤之非臣句蒙疑舜之臣賤却忘
了賤是他的父故孟子直說賤是天子父也既為父何得曰
臣言念也虛齋曰則是則他黑尊養其親念頭皆思立身
揚名以致尊養非人人則其為天子而以天下養也然却不
重在天下則舜上重右舜孝可為
天下則上左見舜孝之無可議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

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則皆反

書太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
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
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
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說也書曰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夔夔然齊栗而敬慎之至
由是積誠所感瞽瞍亦信而順從之化而為孝也書所言可
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
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豈如子所說之意哉
祈請上一節在尊為天子上見太孝此一節在德為聖人上
見太孝○末句與以堯舜之道要湯例看○夔夔四句破其
容有蹙之謬末句正在賤亦允若何看出此是字作此字看
讀書所云此為字作是字看是為何非正解古語言因此看
來却像父不得而子一般
豈如子所云臣父之說乎

萬章章全首

此章見堯之禪位出于公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何是一章綱領以下詳舜有天下皆出于天總釋
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然天字又一章眼目要之舜
有天下皆出于天而究其所以為天者則重于民故以本誓
終之○章內言天處總是一樣不必分以行與事示之天為
主宰之天相堯二十八載之天為氣數之天天不視不聽之天
為民心之天蓋氣數乃天定之
期民心乃天意之形一而已矣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參序萬章問曰人相傳堯當日以天下與舜果有此事否乎

孟子曰無此理也蓋天下雖統于天子而定天下人之天下

凡為天子者不能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與人豈堯獨能與舜哉

析講蒙引此節所答非所問意也所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

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有無但言其無此理○按不能

三字會下天與人歸意註天下之天下即是天下人心之所

在猶言惟天下歸而與之天下非堯一人能與之但未明言

耳非天下人箇箇有分之說○萬章看與字做有心之與有

諸問有其事否當時如子喻子之之流皆借堯舜之授受為

口實故章有此問天子句括盡一章本直此天子實說未方

繳堯不與

能與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參淺說章曰既非堯能與然則舜以匹夫而有天下也果孰

與之曰帝王相傳皆天之曆數乃天與之也蓋天者至大而

無外至公而無私者也故能以天下與人而堯特順乎天耳

析講麟士曰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賢為盛事子喻子之不

事所由來也孟子直斷為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于天至究

所以天與之者則又以人歸為之本此等議論杜好雄窺竊

之心堅仁賢策廟之志皆關于

古不但評論待事為有判決矣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參淺說章曰天與之者果能諄諄然以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 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

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參淺說孟子曰否天豈有言以命人哉蓋天意不可知而行與事則可見天但因其行之出乎身與事之措乎天下者默佑之使無不得而示以與之之意于不言之表耳

析講孟子亦不辨天不諱諱只把示字換他命字見命是顯然有言示則默然意授身出身曰行加民曰事如云德行事業也而已矣言特如此而無他命之之言也行事示之之實在下文此處宜渾合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

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

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

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

暴步下 又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

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參淺說章曰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可見之迹矣不知

如之何其示也曰凡可以力為者人而不可以取必者天

也天子能薦人于天言其可以理天下然不能使天必與之

天下猶之諸侯以天子為天諸侯薦人于天子言其可為諸

侯然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大夫以諸侯為天大夫能薦

人于諸侯言其可為大夫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蓋舉薦

之責雖在于下而于奪之權寔操于上家國且然况天位之

重乎昔者堯以舜之德可居天位而薦舜于天不能必天之

受也乃舜之行事合于天而天受之以舜之德可治夫民而

暴舜于民不能必民之受也乃舜之行事合于民而民受之

能此天人所受之處而天與之之意寓焉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祈禱薦人于天二句是主諸侯大夫是客為諸侯為大夫都
有人天意况為天子乎此二句總之泛言以起禱辭數句耳
○薦人于天主神受說兩受字有天順民歸意都說受于不
言之表天受國是天示民受亦是天示下二節說天俱兼說
民亦是此意但至末節始明言之耳天受民受之是在下文
此處亦宜渾合○本說薦舜于天而
又曰暴之于民正從民心驗出天意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其是如何曰鬼神所在即天所在使之主祭是薦之于天也但見誠無不格而百神享之非天受之乎朝廷之事凡以為民使之主事是暴之于民也但見事無不治而百姓安之非民受之乎天受之即天與之也民受之即人與之也天人交與皆天意所在帝堯不得而與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有天下天與之也
祈講主祭主事皆舜之行事所在主祭如類帝禋宗之類神享在祥應上見如七政以齊便見天神格山川以奠便見地祇順主事即歷試諸觀之意如徽五典綱百揆之類民安安字作服字看即五典克從百揆莊敘四門穆穆意○蒙引此節所以發明天與舜之意下文又即其攝政之久與其踐位之際追于朝觀訟獄誣歌舞言言之尤見其出于天與之意要亦上文天受之理也至末又引木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實自民心言之非天自天而人即人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入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

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誦歌者不誦，歌堯之子而誦，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官，通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參淺說然不但百神享其祭百姓安其治為足以見天之所
與也觀夫堯在之時舜之相堯乃二十有八載其歷年之多
而施澤于民者久如此非人之所能為也皆天為之使之
固結民心也是天與之意見于為相之時如此至于堯崩之
後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若不敢當堯之禪
而退居以聽天下或天下思堯德而歸其子也乃天下諸侯
朝覲者久被舜賓接之禮也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以奉命訟
獄不決者久被舜欽恤之仁也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以求平
誦歌者久被舜好生之德也不誦歌堯之子而誦歌舜以戴
德此此人心之歸皆非人所能為故曰天與之也惟天之與
舜避之而不可得夫然後不得已自南河之中國踐天子位
焉此雖答天下之心而寔承天意也向使不為南河之避不
待人心之歸而竟居堯之官通堯之子則篡位也其何
以為舜哉是天與之意決于為帝之日又如此
析講舜相堯以下承接上節推廣說見得不特事治民安為
天與自堯在時舜相之久能堯崩之後人心之歸無一非天
也○二十八載重在施澤久下文朝覲訟獄誦歌之感歸正
根于此蓋舜方遷之民因就之益見非人為乃由天使之固
結于二十八年之前乃致此響應于二十八年之後也未
何一反便見久而猶避豈是篡者所得借口天與哉○必待
三年喪畢而後避者三年以內丹朱行詭陰之禮舜尚攝行
天子事也喪畢丹朱賞嗣位故舜避之
○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曰南河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
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參達說抑何以見人心之歸舜為天與耶泰誓曰天無所不覆也其視皆從民之視天無所不聽也其聽皆從民之聽民心之所在即天意之所在民心之所歸即天意之所歸也斯言也即吾所謂民之歸舜即天與舜以天下之謂也知舜之天下出于天與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節雖証朝觀四句而定總結通章禱天下歸之天論天與歸之民此古今之格論也

人有章全旨

此章以禹益為主見禹之傳子出于天而不得其德衰也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亦有天下皆客也天與賢四句是一章大旨啓賢能敬句是一章骨子昔者至吾君之子也只敘事而未斷到丹朱之不肖節方承上而其為天意也益益之不有天下由于啓之賢而啓之賢便是天之與子非禹有心於傳啓不傳益也此則正意已畢下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賢君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末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謠歌者不謠歌益而謠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泰序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盛德故能公天下以傳賢至于
禹而德稍衰不及堯舜故私其天下不傳于賢而傳于子有
諸子之德果衰乎孟子曰人言不是聖人所為不然也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又何能以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天與賢
則從而與賢天與子則從而與子皆非有私意于其間也則
與賢固盛德而與子豈德衰乎何以見與賢與子之皆天也
觀之民心而天意可知矣昔者舜薦禹于大任之為相十有
七年舜之心固欲與賢也及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
于陽城欲以天下讓之舜子也亦猶舜南河之避也乃天下
之民舍舜子而從之亦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民心歸禹如此禹薦益于大任之為相七年禹之心亦欲與
賢也及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啓于箕山之陰亦猶
天陽城之避也時則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此吾君
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
曰此吾君之子也民心歸啓如此

析講至十二字跟堯舜傳賢盛德來否謂人言不是不然謂
無是事也天與賢四句重與子一蓋二則字見聖人承天意
○與賢與子一句一篇大綱下文乃詳言之昔者舜薦禹以
下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禹與賢而
民不從以見禹味嘗與子也○天下之民從之兼朝覲訟獄
謳歌言○舜薦禹於一段即民心之歸禹上見得天之與賢
禹薦益一段即民心之歸啓上見得天之與子下丹朱一段
正發明之文氣不斷直到皆天也方
可露出天字來此處只宜隱含天字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
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
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
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前六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肖
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
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
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
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參存疑夫民之從舜禹而不從益其故何哉蓋堯之子丹朱
不能肖堯舜之子商均亦不能肖舜已不足繫民心而舜之
相堯禹之相舜也一則二十八年一則十七年歷年既多施
澤于民久又深足繫民心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
禹也至禹之子啓則甚賢能敬以承繼禹之道已足繫民心
矣而益之相禹也不過七年歷年少施澤于民未久又不足
繫民心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夫同于賢而益之
相不久異于舜禹之相久相去如此其甚遠同一子而禹之
子賢異于堯舜之子不肖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凡事
在人莫之作爲而予奪去就若或爲之者蒼蒼間有默定矣
天也在人莫之召致而窮通得喪不期自至者冥冥中有各
付其命也夫民之從賢從子皆出于天命此所謂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非禹之有意傳子也

不肖只是不肖父之神聖耳禹舜爲相久見其能得民心也
禹之子啓賢賢字即對不肖焉而賢之寔處只在敬字舜禹
益二句是總結上來作過文逼出天字來須講得有封密相
之欠近出于天非君之所能爲子之賢否出于天非父之
能爲故曰皆天也其之爲四句推開泛說以天爲主命字正
見天之着落人處○大全蔡氏曰昔者舜薦禹于天至從舜
也是言與賢之事禹薦益于天至節末是言與子之事丹朱
六句是言天之所以與賢者也啓賢四句是言天之所以與
子者也皆非人力所作爲而自爲非人力所招致而自至者
也以氣數言謂之天以人言限于此氣數謂之命○此節重
在子之賢不肖邊爲相帶說子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皆無
得天下之理故下四節專以繼世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
啓賢二字是眼自賢既在子則與子亦是與賢矣敬字最重
禹繼堯舜之道全在一敬禹之道節堯舜相傳之道和均以
敬而失之堯禹以敬而繼之啓能敬以繼禹便是繼堯舜之
道矣爲以作爲言致以召致言爲在先致在後如爲善致福
爲惡致禍是也○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夫做職事其奉

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同一个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意本朱子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下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衆淺說然不但禹益之事為出于天也彼匹夫之微而有天下者非曰德為聖人而天遂與之也其德必如舜禹而又有天子若堯舜以薦之者然後可以有天下故仲尼雖德不啻舜禹而無堯舜之薦終不有天下是仲尼之不有天下也

析講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為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匹夫節引起下節伊尹二節發明之本引孔子以為証大意重在益不有天下之故上還不重益又重在禹非有意于上亦不重禹又重天不廢繼世之賢上伊尹相湯周公不有天下一段不過申明下繼世一條

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必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徐淺說若夫有德有薦而亦不有天下者何也蓋天之意嘗在于繼世耳凡繼世以有天下者為天心所眷顧非自德不如此聖人而天遂廢之也天之所廢必大惡若桀紂者不至如此桀紂則天亦不輕廢之况其賢者乎故益與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又有天子之薦而遇嗣君賢亦終不有天下是益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皆天也析講天不廢繼世意最重正與天子則與子意關合益之不有天下正由於此則兩非傳子意不辨自明繼世句及論

暗指著啓合上節下二節皆以益爲主伊周孔子俱是啓。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重在苟能嗣業即不輕廢。意繼世不廢則相立不與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

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

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

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一
摩艾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大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一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湯所都也

終以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言之伊尹相湯伐桀以王天下其功業盛矣宜其有天下也及湯崩之後長子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一年仲壬方四年皆幼冲不可以廢祚於是立太丁之子太甲而大甲既立顛覆乎湯之典刑伊尹于是因諒爲之制而放之于桐二年欲其頌乃刑之墓而與思也太甲乃悔過自怨以懲其既往自艾以治其將來朝夕于桐去其不仁不義而處仁遷義三年之間惟聽伊尹之訓已也故伊尹見其克終厥德復以衣冕自桐宮迎歸于亳奉之以君天下焉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因太甲之賢能嗣先業也知伊尹則必知益矣

析講相湯致王言其德可考天下嗣者顛覆言其勢可有天下而天不廢繼世故天下終歸太甲也二年四年之解當從程註考帝主歷年相繼次序丙王俱未嘗即位且放之于桐既云借諒陰之制以行之則是湯崩而太甲遂即位可知若依趙註則丙王已立六年如何復借諒陰之義放太甲于桐乎○天意已屬太甲則丙王之四年二年天若或促之也其三年聽訓者天若或啓之也句句要見天與太甲意放之者欲其悔過也必于桐者欲其顧湯墓而與思也於桐必三年者以其有三年之喪也處仁遷義即伊艾之實兼存心處事

太申能改而為賢則天亦不廢之矣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知伊尹不有天下之故況賢如啓者乎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衆淺說周公之不有天下者蓋其值成王之賢猶益之于夏有啓伊尹之于殷有太甲故也知周公則愈知益矣以此觀之則有天下與不有天下固皆天也三代皆然可無疑于禹矣

析講合上節詳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以天意在繼世之本甲成王知伊周愈知益矣○按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與周公本以証益也亦不妨復即益以証周公知周公之不有天下而益之不有天下益明矣反覆見繼世有賢君而為相者必無得天下之理○引孔子伊尹周公以証益只是論事不是論心蓋仲尼益尹周公原無得天下之心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受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

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參大全孔子有言曰唐虞禪以天下傳賢夏后殷周繼以天下傳子迹雖不同其為無私之義則一也皆以奉天命而已矣觀乎此言則知禹之繼無異堯舜之禪也又何疑于伊尹而謂之德衰哉

析講此引孔子之言以明禪繼之義與上與賢與子句相應禪繼須抑揚言之勿平對繼合於禪可見繼之心不殊于禪之心也義一言皆奉行天意均之無私

人有章全旨

此章反覆辨辨無割意要湯之事人言伊尹割意要湯違道以于進言子却伊尹始終出處皆出于

正者言之以斷其必不至枉道以要人通章以樂堯舜之道包為主而正已正天下乃該一章之大旨非其義以下詳言伊尹以堯舜之道正已喻然三節詳言伊尹以堯舜之道正天下吾未聞二節承上意斷以正天下由于正已必無辱已之事未復引書以証其伐夏救民之事亦見非辱已者之所能為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愛平聲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泰序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欲得君而無由乃身為庖人因論宰割烹調之事論及王道以要求商湯使湯知而用之果有此事乎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

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若始不失故孟子言道必兼言義也祿之猶云官之罰之也
馬必用繫故曰繫馬○太全朱子曰義道兼舉體用而言也
一介于駒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
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
見德之全耳○存疑此條即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虧
烹之事也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樂
堯舜之道句是寔的觀下述尹自言可見其千駒一介則孟
子即其樂道而想見其行誼當如此非有事迹也○堯舜之
道即精一之道危微之訓是也樂有心契神交意下辭受取
子即樂道中作用至大者人所易貪今亦弗顧弗視至細者
人所易忽今亦必不傷惠傷廉上只說堯舜之道而又添出
義字來蓋道之宜處即為義故不可以非義非道對言當云
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也其弗視弗顧處正從堯舜授受
之意反証得來而又精之于一介者蓋細行不給終累大德
必一介不苟始完全得介道義見為樂道之至耳○饒氏曰
孟子說義必說道且占窮今只一個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
要兩下看既換以義又換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
後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
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為盡善故兩言之

湯使人以幣聘之鬻鬻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

為哉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哉鬻五高反
又戶驕反

鬻鬻無欲自得之貌
亦序及湯慕其樂道使人以幣聘之尹則知有道不知有湯
也鬻鬻然曰吾人出處審乎已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獨處畝畝之中而無求出是以樂堯舜之道而自得哉此
非欲終於畝畝也不敢輕出以藝堯舜之道也
析講說個聘字便與要字相反鬻鬻數語依然非顧弗視之
胸次鬻鬻然曰只是托詞以觀其意之誠否而驗其可以有
為否耳非欲終于隱也蓋尹之樂道乃達可行于天下而後
行之者故為道自重如此何以猶言何用也此節言其始之
不輕出也○蒙引伊尹果無意于斯世何以為聖之在也下
所述以道覺民非其夙昔所抱負者耶大抵鬻鬻然曰不云

者以觀湯意之度否也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缺缺中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惘然于懷矣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賦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參序湯三使往聘之則必微行其道矣伊尹見道之可行也既而幡然改其前言曰吾人出處又關于世與我終處缺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祇獨善之心耳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其道澤民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致君澤民使堯舜之道於吾身親見之乎今日也哉湯之聘有不可終辭者矣

析講此節言其始應聘之不苟三豈若字在出處上較量見得獨善一身不若兼善天下之為大而心兼其道不若躬逢其盛之為真也蔡虛齋曰始而嚮慕是堅已之志猶然弗顧所視之心既而幡然是說湯之遇不是非義非道之比○幡然改亦非因湯聘而易初願蓋度湯可以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于湯全是為道而出非苟下應聘也○三豈若字甚緊下一項又總承上二項○麟士曰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後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

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

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參序吾所以欲應聘者度之君度之民而定度之天也天之
生此民也知覺同且而先後難齊天欲使先知此事者啓迪
夫後知之人先覺此理者啓迪夫後覺之人使之同歸于知

覺也予于天所生民之中幸而為先覺者也豈容負天之意
而不以覺民之責承乎天哉予將以斯堯舜之道所固有者
出而輔君致治覺斯民之所未覺也若使非予覺之則迷者
益深而悟者亦何賴誰為予受其
責哉我今日有不得不不出者以此

析講使先知二句是說天意予夫民二句是說已之承天意
非予句決言不得辭其責也覺可以該知故下獨言覺朱子
曰事之當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是也理之所以然如所
以當孝當弟是也程子云譬之人瞶他人未覺而我先覺故
搖撼其未覺者而使之覺及其已覺也既無欠少而亦未嘗
有增加滿一般耳喻先知覺後知二句極明白道即堯舜
之道民即自有知覺之民要補出輔君以覺之意來言天
以覺民之任付我我正申明所以應聘之意接上文良知人
所同具故不曰未知未覺而曰後知後覺知字淺故屬事之
所當然覺字深故屬理之所以然中間兩個覺字皆訓喚醒
是我喚醒他上施政教說如勞來匡直道德齊禮之類是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

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叶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
愧恥若撻于市匹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
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
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
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參存疑即尹之言而推其心尹思舉天下之民皆吾民也吾
必以堯舜之道治天下使民皆遂生復性各得其所而後已
之分盡但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由已不能以道濟
之即若已寔推而納之溝中一般其情不能安義不容諉以

身而自任天下之重如此惟任之重則其責即不容辭當時夏桀無道民不被堯舜之澤者多矣故尹就湯而說之以伐無道之夏而救無罪之民使天下匹夫匹婦皆被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而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析講思字貫至溝中句寔從覺民念頭來堯舜之澤即堯舜之道所見諸政教者被澤兼遂生復性言上文覺民雖指教而養亦在其中蓋厚生為正德之本也民不被澤即已覺民之責有未盡故曰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此句正與上節非予覺之句相應自任句不但言其所任之大須言其身任世道真切如此自字正與前後已字身字相照○王觀濤曰思天下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為下辱已以正天下一句張本○自辨于有莘至此是敘述伊尹之出處下斷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一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參存疑伐夏救民尹之所以正天下也割烹要湯辱已甚矣吾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况乎卑汚苟賤為辱已之事更甚于枉已矣而能正天下又不止于正人乎決無是理也即尹之能正天下而其不辱已可信矣大凡古來聖人之行固不同也未仕之先或遠遁而隱或近君而見其既仕之後或不合而去或合而不去遠者去者潔身固也即近者不去者亦道有可就而非徇利以污已也要歸于潔其身而已矣伊尹聖人也身之不潔何為聖人而獨可污以要湯之事乎

析講上文言伐夏救民是以道正天下也此節上段即正天下而信其不辱已下段又即聖人而信其必潔已皆汎論其理以斷伊尹也不可况定伊尹說云使尹不能正天下則

已能正天下，必不辱已也。使伊尹非聖人，則已如其聖人，必能潔已也。在已，何伴說重下句，適近以未出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而去就者言歸，歸要也。重近與不去邊方切。伊尹○存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已以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闢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與我處猷猷之中，一條是伊尹欲從湯之言，天之生此民，一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一條是即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至是無割烹要湯之意，方說說出，然即上三條皆任處觀之，其意亦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按辱已自然指割烹說，然而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此說出無割烹要湯之語，仍未說出，蓋自耕莘至此節，節句何句可證明無割烹要湯，而寔無一節一句可說明無割烹要湯，何也？其明說無割烹要湯，却在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二句方將上文叠叠而來者一裹結盡，蓋文字收拾得方之妙如此。○遠而去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潔身難知。要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割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參序即如人言所謂要湯者，吾聞其耕莘時惟樂堯舜之道，因而致幣聘，道在尹而湯不得不求之，是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析講尹有堯舜之道，湯不得不求，求之便是要，此借要字其致湯之求。○此二句與夫子之求之及父不得而子語味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証。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參達說：伊尹有割烹要湯之事，則必不能成伐夏救民之功矣。然伐夏救民之事固非無徵也。觀諸伊訓有曰：湯奉天誅始攻，桀于牧官，由我相湯始其事于亳都也。觀伊尹之言

明義正自任之重如此曾謂辱已要君者而

能為此乎割烹之說何其敢于誣聖人也

析講此引書以証伐夏救民之事是非割烹要君者所能為

須講得與上文相貫常設便覺隔斷矣救

宮即桀之宮在鳴條故書云造攻自鳴條

或謂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所主之不苟重義命二字蓋苟主以

干進皆不安義命者所為而守義安命者決不苟

常之事以見其不苟所主重進禮退義四句二節更進一步

見處變尚且不苟而處常可知未節

舉觀人之法見其必無苟主之理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

春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齊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癩醫也侍人奄人也春

者于齊主齊君近狎之人為侍人春環者果有此事乎孟子

曰此言非理孔子所為不然也乃好造言

生事者欲誣聖人以便私私故為此說也

析講戰國遊士無因匪人于進知商鞅因景監見孝公之類

每每語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故孟子屢証其

誣○新安陳氏曰周禮太官有瘍醫癰瘡癰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

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

且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春環是無義無命也

雝如字又音隼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淵彌子衛靈公幸臣彌

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

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

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參淺說吾觀孔子于衛主于賢大夫顏雝由之家彼時衛君
近狎莫如彌子瑕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
謂子路曰孔子舍雝由而主我則我為先容于衛君而衛卿
之位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衛卿有命存焉非彼所
能為也而何必主之夫孔子平日凡有進而用世也必從容
遜順而以禮不易進也凡有退而引去也必果斷剛決而以
義不難退也蓋禮盡其在我也至于爵位之得與不得則
道之將行將廢曰有命耳孔子之為孔子如此則不特主衛
得其人而主齊亦得其人可知而主難進與待人齊環則義
之當退而不退是無義命之不得而思
得是無命也於平日之言行安在也

析講主辭由而辭彌子則不主難進可知孔子曰有命以上
總是本高主下乃推其素行而斷之敘彌子之妻三句見下
路與彌子得以通言之故進以禮就平日無輕進上見退以
義就平日無難退上見三句須看得有輕重如云進固以禮
退而退必以義重義邊得之固曰有命矣而不得亦曰有命

重不得邊照下無義無命看自見張南軒曰孔子非擇禮義
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
也此所謂義命合一者也高中文曰命之當然處便是義如
用舍是命則行則藏便是義宋儒安義則命不足道之說未
免支離○子路以告者亦非欲附勢因孔子志在行道或亦
從權如往公山之類耳○前有命專指衛卿之得言後有命
泛指爵祿之得不得言○進以禮審而後進也退以義當退
即退也當退不退是無義不當得而得是無命不必補禮字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
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

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雝也司城貞子亦宋
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文
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雝欲殺孔子
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阮難然猶擇

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齊達說且孔子不但無事之時不苟主也孔子道大莫容由是不得志于魯不悅居魯而適衛又不得志于衛不悅居衛而去之宋遭宋桓司馬將要于路而殺之孔子為道愛身遂微服而過宋至陳當是時也孔子正當既宜不暇擇人而主矣然猶主于肯為宋司城之官名貞子者今為陳侯名周者之臣之家即處變不苟主况處平日乎

析講此節即處變之不苟主益以見處常之不苟主也不悅于魯即受女樂事不悅于衛即視蜚厲事當既何最重見得死生之際宜不暇擇主即所主失人亦可為孔子諒而猶不苟主如此則齊衛無事時可知邵二泉曰司城宋官名貞子既仕陳而猶曰司城貞子者本其舊爵而稱之也趙註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太賢亦無謂惡之罪故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司城即司空宋以武公名司空遂改司空為司城出左傳○孫疏司城在司寇之上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中也○太全蔡氏曰司城雖宋官名此時必奔陳故仕為陳侯周臣曰臣非

癰疽侍人之流也○宋記孔子自衛適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太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去宋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

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吾聞觀近臣之為入賢否何如惟觀其為何人之主遠人主之者或君子歟或小人歟而近臣可知矣觀遠臣之為人賢否何若惟觀其所主之何人其所主者或君子歟或小人歟而遠臣可知矣彼癰疽瘠環即近臣也孔子之至齊衛即遠臣也孔子固太聖人而瘠環則小人之尤者也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所從非其類矣何以為孔子若

是孔子必不主癰疽瘠環矣好事何容逐哉析講此節即觀人之法以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而君子不與癰瘠為類矣無主之之理也觀遠臣何是主上句是侍說

蔡虛齋曰此亦即上一節而申明之如子衛主歸由不主彌
子于陳主貨子便見得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不
至彌瘠以盡上一節之意○吾聞二句泛說觀人之法以其
所為主者看他為何等人之主也以其所主者看他主何等
人之家也○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離直
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
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離直侍人

百里章全旨

此章據突之去處秦見其賢智斷其必不主
也○中節只敘事末節方是斷語自晉人以至宮
之奇諫總見虞君黷貨懷諫起百里奚不諫一句而百里奚
不諫一句又起下智與賢也○末節賢智二字自是通章眼
目蓋智者必知食牛于主之為汚而賢者必不肯為自鬻之
事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
羊之皮食牛以粟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

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皆刷好
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
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參序萬章問曰人有言百里奚欲致君而無由乃自賣于秦
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借此事盡心所以
穆公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信有諸乎孟子曰此言
非理百里奚所為不然乃好事者為此說以借口也
析請孫疏史記云晉獻公以傅百里奚以為秦穆公虞子
與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問奚欲重贖之恐楚人不
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之穆公釋其囚長之
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秦善牲者楚穆公養牲之人
麟士曰五羖大夫必即詩五羊之皮素絲五
絰之義言其節儉也史記百里奚之言盡矣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
也

乘去聲

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
地所生之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
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
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

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秦序欲知奚食牛于主之誣曷即其出處之大致觀之乎嘗
聞之百里奚本虞國人也嘗仕于虞時晉人欲并虞而
之用荀息之計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求假道于虞以
虢虞臣宮之奇以道不可假進諫

虞公虞公不聽百里奚因而諫

析講此節敘其去虞入秦之由以為下節執誣張本說不虞
人便見始末相叙假道一段又夾入官之奇是為奚出處
總見虞君驕貨慎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奚可弗諫也此
節只重百里奚不諫一句○註云奚知其不可諫及去之秦
是用下文語此節只敘勿諫且勿出○孫疏傳公五年冬十
二月晉滅虢虢公驪奔京師師還饋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
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膠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十五
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虞且言易也○奚字井伯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

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

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不可謂不智也特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

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捐秦而顯其君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
以于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
事當孟子時已無所獲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

四書正傳 卷之四

三十一

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過之時，鄙賤之事，不敢為之。如百里奚，奚為人，養牛無足。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受其君，請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秦蒙引：夫百里奚之不諫，非不能諫也。康公不諫，也。知康公之不可諫，而因去之，秦當其時年已七十，知其歷練老成，更事已多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秦穆之為汗也，尚可謂之智乎？而奚非不智者也。其不可諫而遂不諫，誠語默之宜也。可謂不智也。及去秦時，為秦所舉，知穆公之可與有為而行，其說也。而輔相之擇，主之明也。可謂不智乎？以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于主為汗矣。且奚非獨智焉，而巳其相秦也，取成定霸，顯其君于天下，而芳聲令聞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則決是賢矣。既是賢者，則必能自重，若自鬻其身，以處就其君之業，即鄉黨間稍稍自愛者，不為而謂賢知矣者，而肯為此事乎？人言之誣，斷可知矣。

析請此節，就夫其入秦及相秦，有功之智，且賢以斷其無食牛于主之事也。知康公知字不重，是言當其去虞入秦之時，也。若重知字，請夫免犯下文解字矣。曾不知猶云：設使尚不知也，顯其君子天下如一說。許君救荆禍，併國拓地，用其西戎，皆是賢是求服于始進之時，成是成就于既用之後，成其君謂成就其君之霸業也。○蒙引：自知康公之不可諫，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二段皆以推明此意相秦至末凡二段則重在下段。○按此說極有見，蓋首一段統下二段俱有之矣。其二段則申首段中不可諫，三段則申首段中知康公四段則申首段中去之秦也不如此看，則下二段贅矣。○言奚智則辨知食牛為汗，故曰首段言奚賢又辨不自鬻以于主，故曰重下段皆確論也。○知康公知廢知興，二段平看相君一段，築起以存其案。○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

孟子卷之九

